

華夏瑰寶

GEMS OF CHINA

26.32074 K87-64

31867

内部

華夏瑰寶

主編 華夏瑰寶編委會

攝影 郭群

策劃 徐湖平

編輯 殷志強

art
BOOK CO.,

華夏瑰寶

GEMS OF CHINA



主編——華夏瑰寶編委會

攝影——郭群

美術設計——王行恭設計事務所

英文翻譯——曹建新

發行人——何恭上

發行所——藝術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8號

電話——(02) 362-0578 • (02) 362-9769

傳真——(886-2) 362-3594

郵撥——郵政劃撥0017620-0號帳戶

分社——臺南市西門路1段223巷10弄26號

電話——(06) 261-7268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035號

製版——新豪華電腦彩色製版 (02) 306-6256

印刷——欣佑彩色印刷公司 (02) 2252513~9

定價——NT\$ 2,050 -

初版——1993年3月30日

Publisher: Ho Kung-shang
Published by ART BOOK Co., LTD.

First Edition: 1993

All Right Reserved

Address: No. 18, LANE 283, ROOSEVELT ROA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TEL: (02) 362-0578 • 362-9769
FAX: (02) 362-3594

Price: US
Printed in Taiwan

ISBN : 957-672-0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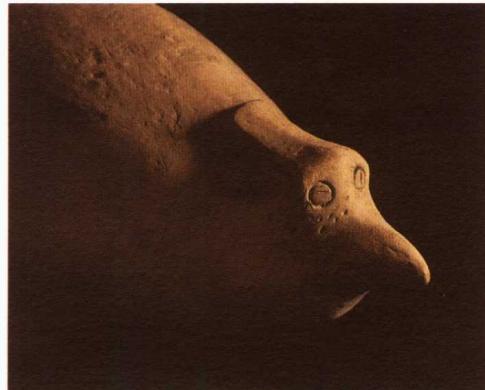
華夏
瑰寶
藝術
圖書
公司
PDG

目錄

序 5

前言 8

12
陶器



88
青銅器



38
瓷器



114
金銀器



62
玉器



134
漆木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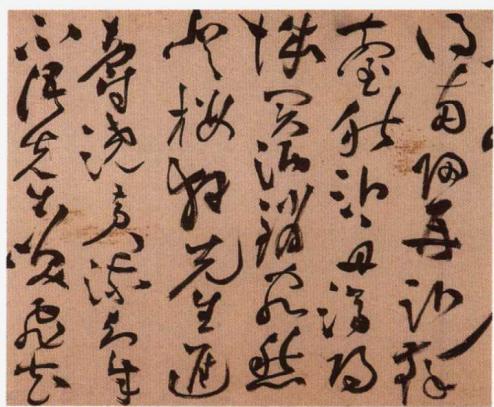
234
圖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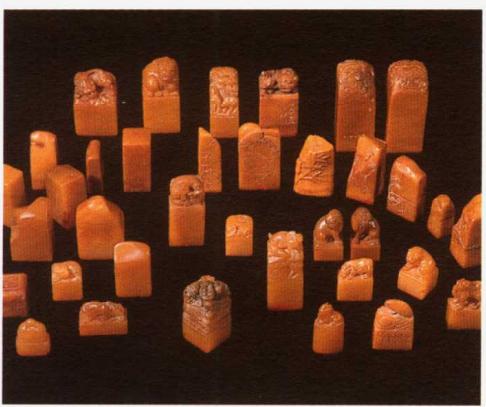
158
織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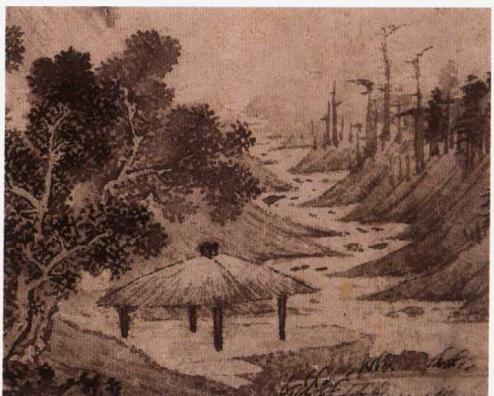
260
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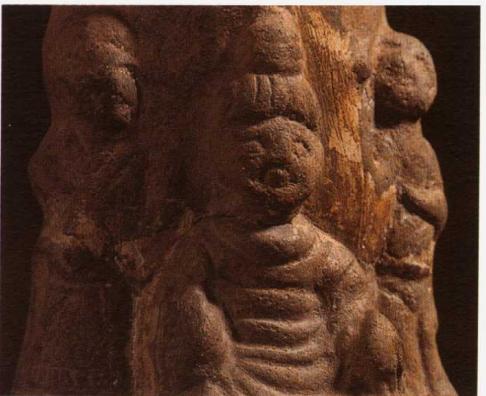
184
璽印



288
繪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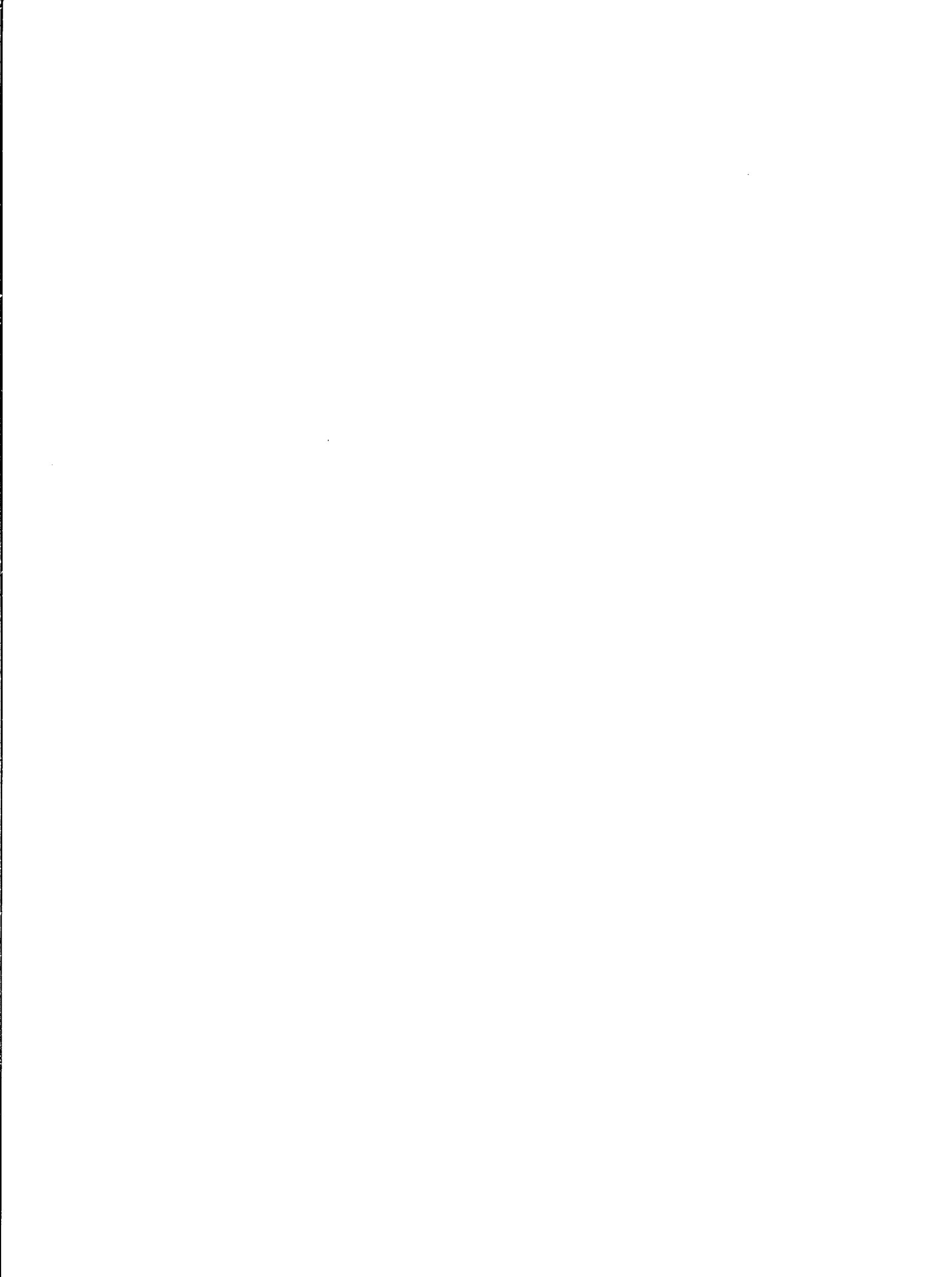
212
佛像



中國歷史紀年簡表 330
後記 332

華夏瑰寶

GEMS OF CHINA



26.32074 K87-64

31867

内部

華夏瑰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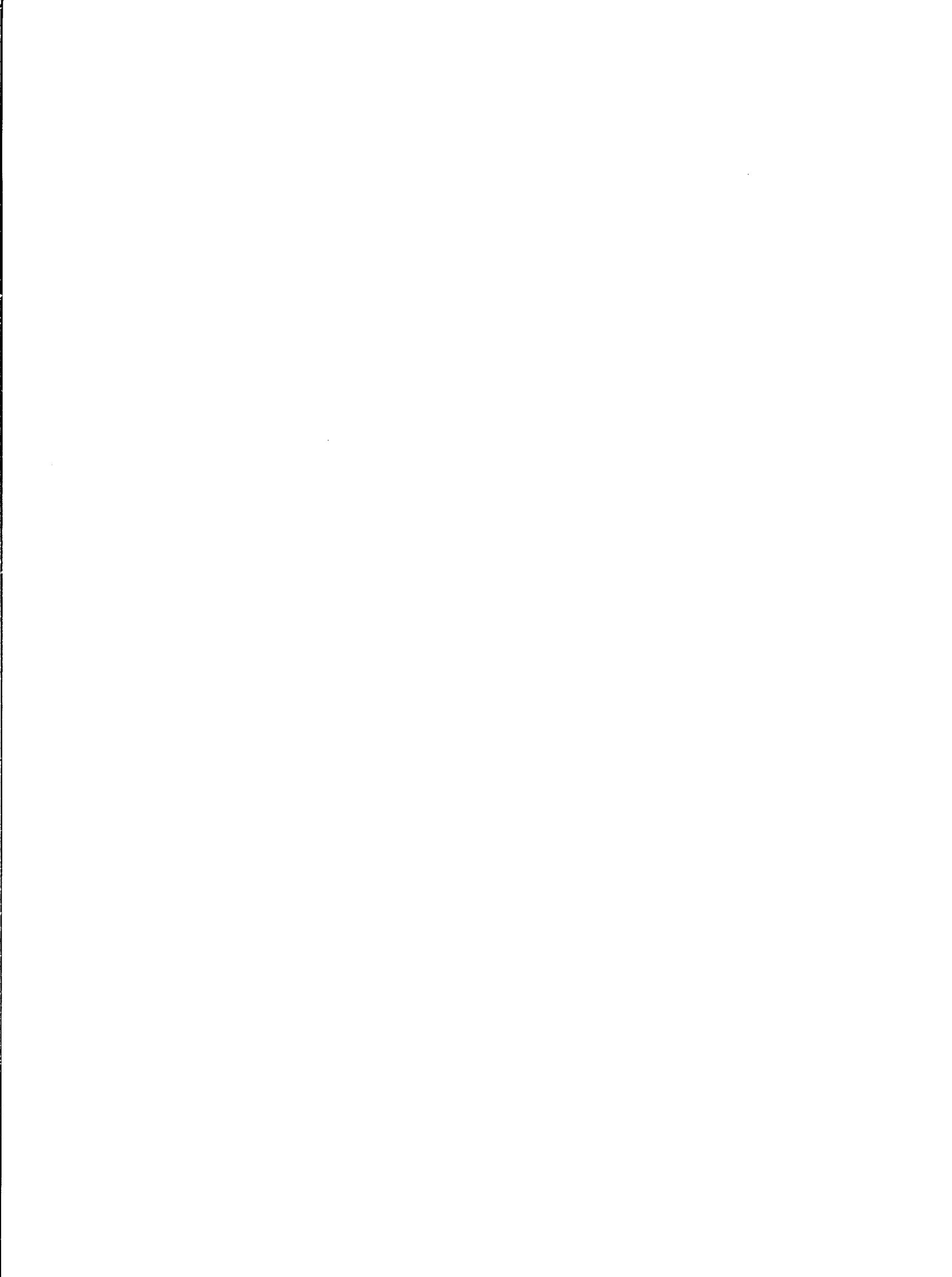
主編 華夏瑰寶編委會

攝影 郭群

策劃 徐湖平

編輯 殷志強

art
BOOK CO.,



序

馮其庸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文化最古老的偉大民族之一。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新石器時代算起，至今已有八千年上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原始文化是多元的，這多元的原始文化經過長期的交融、統一和發展，形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文化，其中華夏文化起著主導的作用。

文化是全人類的，也是經過積累而成的，今天全世界人類的文化和文明的總和中，有偉大的中華民族所作的一份傑出貢獻。

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留下了無比豐富、光輝燦爛的文化和文物遺產，我國的文物遺產公私收藏和地下蘊藏之富，更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

我國的史學傳統，著史講究「直筆」「實錄」，讀史講究左圖右史「圖」就是指圖經和形象資料，如陶淵明的「流觀山海圖」。歷史發展到今天，不止是「圖經」之類了，可以大量利用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來幫助對古史和古代文化藝術的研究。近數十年來，大型文物圖冊之不斷出版，就是這種學術動向之反映。

南京博物院，是全國少數著名的大型博物院之一，它在國內外擁有崇高的聲譽。它的前身是三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倡議籌建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五十年代初正式建院，經過歷任和現任領導、專家和工作人員的努力，現已有藏品四十餘萬件，並擁有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和技術力量，它地處六朝古都的南京，左倚紫金山，右帶揚子江，擅東南之勝，得人文之會。此次盡院藏之精華，成華夏之瑰寶，一編在手，光照四座。全書十二部分，共選文物250件左右，所選各件，俱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之精品。若昭明選文，篇篇精華；石崇斗寶，物物奇珍。故吾敢云：此書之出，當有功於學術，有功於藝林，有功於文博者，為無可量也！

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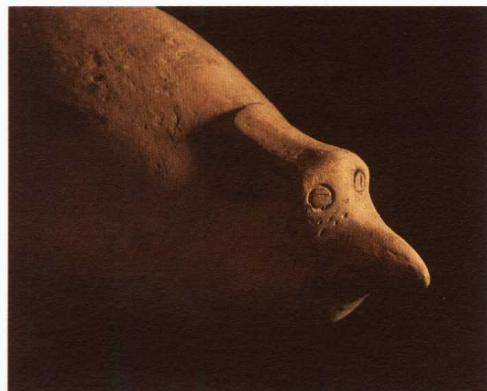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夜一時於京華瓜飯樓

目錄

序 5

前言 8

12
陶器



38
瓷器



62
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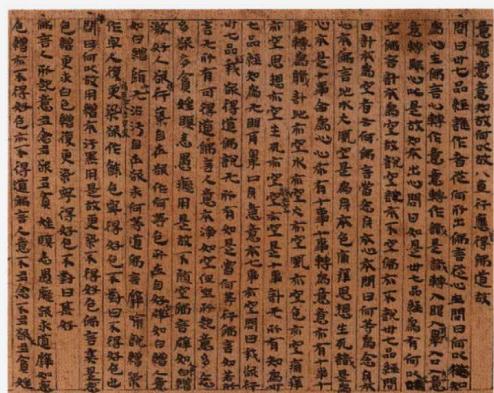


88
青銅器

114
金銀器

134
漆木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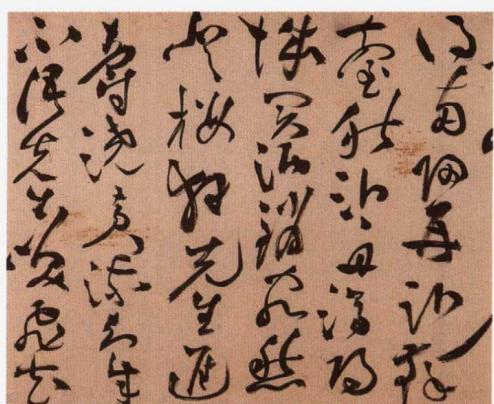
234
圖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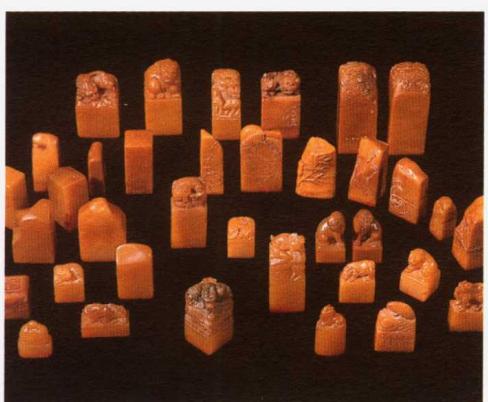
158
織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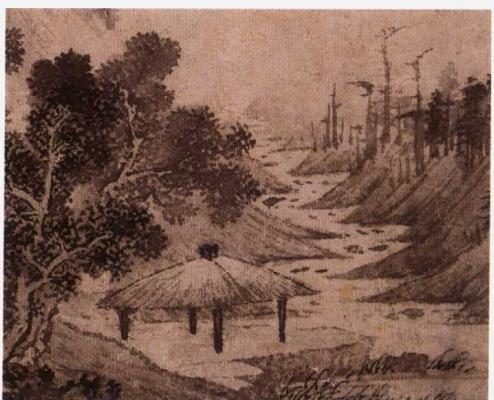
260
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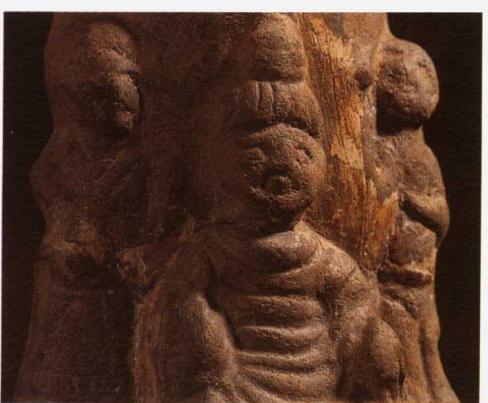
184
璽印



288
繪畫



212
佛像



中國歷史紀年簡表 330
後記 332

前言

梁白泉

在春景喧妍、虎踞龍盤的江南平原上，當我們迎來南京博物院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滿懷喜悅地向海內外的同仁、讀者們，呈獻這本大型的圖冊。

從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到南京博物院，經過前輩先驅者們筚路藍縷的艱辛開拓，到今天差不多也有兩三代人的接踵繼武，本院擁有四十萬件以上的藏品。這些藏品，約可歸納為以下幾端：

在數量上，三分之二以上是全國性的文物，近三分之一是華東地區、江蘇省地上徵集品和地下發掘物；在類別上，約近三分之二是宮廷文物，即原屬熱河、奉天兩個行宮的用物，後來撤回北京，1914年，前內政部在清宮前朝五大殿設立古物陳列所的藏品，根據當年中央政治會議第377次會議決議，於1933年10月5日，全部劃歸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為基本藏品，本院得此基本物品，那時的「人文館已具偉大之基礎」（中博院《概況》，1942年3月）；從藏品徵集的科學途徑來說，考古學、民族學文物特別具有科學價值，這主要來源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組和民族組，精品已運台灣，仍然留下一定數量的實物，其中有滿洲里札齋諾爾中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熱河（今河北）林西、赤峰出土的石器和細石器，尹達、梁思永1936年在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的黑陶器，董作賓、李濟1928年開始在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的遺物；此外，西北科學考察團，1936年在甘肅居延海發掘的漢簡，1934-1937年間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發掘邊防士卒的日用物品；1935年3月，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方面的團長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在新疆採集的古物；40年代，本院在四川彭山發掘東漢崖墓的所得物；史語所、中博、中國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四單位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1944-1945年間，由夏鼐主持，在敦煌發掘唐墓所得的墓誌和陶俑；傳世品中也有地下出土物，著名的如大觀二年（1108年）黃河大水淹沒了河北鉅鹿城，1921年出土的董、王二宅家中的磁州窯器和木製桌椅。桌子背面，有「崇寧三年（1104年）叁月貳口肆口造壹樣卓子貳只」墨書銘記，據考古學家衛聚賢記載，大觀二年水驟至時，「董、王二宅正在用餐，未及用完，已被水湮沒」，那木桌上「猶雜陳粗劣的箸、匙、碟、碗等件」（衛著《中國考古小史》80-81頁，商務，1947年。）

50年代初，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附近某姓菜園里，還發現、採集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在甘肅收集的一小批陶器。

民族學標本，由史語所民族組移交的，有凌純聲在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中所作專題調查採集；同濟大學史圖博（Otto von Stuebel, 1846-1921）在海南島黎族中採集的生活用品；本院40年代在四川、西康、雲南、貴州調查收集的少數民族文物標本，如果加上在四川、西康等地專題調查漢民族自漢代以來的古建築標本、自流井鹽業工具、織染工具等手工業標本，構成了民族學專藏，這些藏品，雖數量不多，但種類頗豐，也就很有可觀了。

從50年代起，在華東各省包括江蘇所得考古學藏品，數量達到25300多件，在江蘇調查漢民族、浙江調查畲族，所得民族學標本，數量達到14個民族2200件以上。

本院是歷史、藝術性質的博物館，在體現藝術性質方面，主要是純藝術品的歷代書畫，這要歸功於徐平羽院長，他在50年代初，委託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徐森玉先生，代為購求，得宋、元以來書畫珍品甚夥，加上江蘇省博物館籌備處的藏品，前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鄭山尊的努力，從蘇州龐家得到的虛齋書畫，使總數達到38400多件，其中有著名的宋、元珍品趙佶鸕鷀圖、閻次平的四季牧牛圖、佚名作者的江天樓閣圖和桃花瀨鶴圖、朱熹致某侍郎的書札卷，夏珪灞橋風雪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明、清書畫是院藏書畫的大宗，諸如吳門畫派、虞山畫派、金陵八家、揚州八怪、京江畫派和海上畫派的作品，收藏比較齊全，明、清四僧和黃山畫派，也有涉獵。這些書畫，在徐平羽院長升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主管全國文物博物館工作的時候，1961年，曾經請張珩、韓愬先、謝稚柳先生一一審視，1986年，又經全國書畫鑒定小組謝稚柳、劉九庵、楊仁愷、傅熹年等專家復審。雖然細緻詳盡的整理、建檔工作，還有待全面深入地展開，加上絲繡、陶瓷、髹漆、冶鑄、琢玉、

璽印、竹刻等方面的實用工藝品，那已是大可觀賞的了。

本院藏品，概括起來，可以舉出以下幾個特徵：

一、宮廷文物，在數量和質量上，僅次於北京和台北兩個博物院，這中間，明清傳教士的遺物，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的《萬國坤輿全圖》、艾啓蒙 (Ignatius Sickelphth, 1708-1780)、郎世寧 (Joseph Castiglione, 1688-1766) 的《八駿圖》、法國哥布朗 (Gobelin) 的壁衣 (tapestry)，英國的音樂座鐘，加上湯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關於天文的奏摺和附圖，螺鈿屏風上裝飾的赤道、黃道儀器圖，從一個方面顯示了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劃時代的中西文化的第二次接觸，此外，尚有殿版書38100多冊，其中包括漢滿文對照的《三國演義》；

二、除台北外，1949年以前全國性考古發掘品，主要庫藏在本院，對比近四十年全國的新發現，自然是瞠乎其後，但其考古學上象徵性的地位，還是客觀存在的；

三、陶瓷器，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經過印紋陶、原始瓷、六朝青瓷到明清紫砂，由於地理上毗連浙江的青瓷系統和江西的多彩瓷系，加上宮廷瓷器中康熙、雍正、乾隆朝官窯器，顯示了長江下游一帶陶瓷之鄉的本色；需要提到的，還有60年初，在南京明故宮玉帶河中出土的民窯青花瓷片，這些類似「廚房垃圾堆」(Kitchen middens) 的東西，明代十幾個王朝，幾乎代代都有遺留，人們特別矚目的，是正統、景泰、天順 (1436-1464) 這二十八年間所謂「空白期」的標本，已編為2300多號，還有一片洪武窯白地紅彩雲龍盤殘件，把使用紅彩的年代，提早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其研究價值，認識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四、良渚文化玉器，是早期太湖地區的實用器物，兼有原始信仰、政治權力和財富的意義，又是溝通中原文明的「信使」，可能透露了一個文明時代的曙光；

五、吳國是江蘇境內第一個階級國家，青銅武器鑄造精良，版圖一度擴到江南以外，近年來，所獲得青銅工具、兵器和禮器一批，尤其是具銘青銅器，加上同時或稍後的徐器、曾器、楚器，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

六、中國是世界上的偉大絲國，蠶桑事業從考古學上看，可能源起於太湖地區，此後各類絲織製品不斷生產出來，直到明清兩代，江寧、江南、蘇州織造的供御之物，雖數量或不及他處收藏，但意義重大；

七、明清畫派、畫家的書畫作品，全國過半數出自江浙，此地山水、靈氣所鍾，使這種精神文化的產品，洋溢著濃郁醉人的一片書卷之氣；

八、近現代文物資料，諸如林則徐遺墨、鄧廷楨家書、關天培繪畫、薛福成手札、劉鐵雲印章、程德全書信、張謇所辦紗廠的織機 (Manchester, 1895)、榮德生麵粉廠的石磨 (荷蘭產)、章太炎手卷、孫中山手札和講演唱片、蔡元培文具等，都有所藏，從20年代到40年代，戰爭年代中反映江蘇地區武裝鬥爭的實物和資料，約55000件；還有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向中國政府投降時，投降儀式中使用的全套用具，又盟軍在密蘇里軍艦上，尼米茲 (C.W.Nimitz, 1885-1966) 將軍接受日本投降的簽字鋼筆，標志了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

九、域外之物，主要是外國政府如印度、尼泊爾的贈品，有19個國家和地區的，約1800多件。

說到藏品，在稱謂上，西方有很多的詞語，如antique (古董)、antiquities (古物)、art (藝術)、fine arts (藝術、美術、包括繪畫、雕刻、建築等)、plastic arts (造型藝術)、collectors' item (珍品)、Craft-work (工藝品)、curio (古玩)、curiosities (珍品)、monument (紀念物、紀念碑)、rarity (稀罕之物)、relic (遺物)、remains (遺骸)、ruins (廢墟)、treasure (珍寶) 等等，但缺少我國常說的「文物」這樣的詞語。《左傳》桓公二年 (前710)：「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紀律」，這裡所說的「文物」，概念上近於典章制度，不像我們所說「文物」的具體，這種具體的地面上流傳地面下發掘出來的文物，是歷史文物或文化遺物的意思，於是，照字面被譯成英文，就成了historical relics或cultural relics這樣的詞語。

在我們看來，文物是具體的、沒有生命的東西，具有科學的、歷史的或藝術的價值。

按照黑格爾 (G.W.F.Hegel, 1770-1831) 的論說，任何科學都是應用邏輯；科學是

一種自身封閉的圓圈。表現科學價值的文物，像漢代的圭表、元代的漏壺，不大具備審美的情趣。

歷史文物，有不少是富於藝術性的，如黑格爾說，人類是以美的規律來創造的，很多勞動的創造物，存在著令人賞心悅目的美感。但是，為了生活，人類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物質生活中，包括了如「史前歷史」的陶器、骨器和玉器等等，初民們似乎從未忘記，它們既是勞動工具和生活用品，它們又同時被描繪著、堆塑著、雕刻著、裝飾著簡練的、美感的圖形。一直到中世紀市民階級的出現，這些實用的、具藝術性的實物，是在「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有助於我們編寫市民社會史、商業史或工業史，人們早就歷史地、冷靜地知道「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那種輕視現實關係而只看到元首和國家的豐功偉績的歷史觀何等荒謬」（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兩人選集卷一頁32-33），歷史文物，首先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要有利於我們重建、重現人類社會的歷史。

但是，我們也認識到：「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為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中，都是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驅她的凱旋車」（恩格斯1893年2月24日致尼·弗·丹尼爾遜的信）；周作人也說過這樣的話，「歷史是天底下最殘酷的學問」（《我們今天應該有勇氣面對真實的歷史》）在我們收藏的衆多歷史文物中，由於歷史經常是用血與火寫成的，有不少看起來簡直是血淋淋的，作為欣賞性圖錄的編輯，就不便提供了。

深具藝術性的藏品，在藝術性的博物館中，自然著意收藏，在向觀眾和專家展示的時候，常常是繁花滿樹，任你採摘。

在遙遠的古代，有很多藝術品的產生，並不與經濟的發達成正比，恰恰相反，有些珍品只有在「未成熟的社會條件」下才有可能創造出來，在人類社會的童年時期創造出來。難以理解的是，它們時至今日，還能繼續供給我們以藝術的享受，在某些方面，還是一種「規範」和不可企及的「範本」，向我們顯示著「不朽的魅力」，而產生這些藝術品的社會，卻是「永遠不能復返」的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恩選集卷二頁114）。

當然，文物具上述三種價值之一已是應予珍視的了，有的文物，還兼另一種或兼有三種價值，那就成為人類文化遺產中的絕品了。

本集主要在側重藝術性方面進行編選，至於側重科學價值或歷史價值的其它藏品，如何公之於眾？則請俟諸他日。

我們認為的國寶，我以為包含著這樣幾層含義：

它們都是民族的，民俗的，除與其他民族的創作一樣具有它們的共性外，它們必具自己的特殊性，具泥土的氣質，具民俗的芬芳，如魯迅所說，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

它們都植根於經濟的生活之中，它們首先滿足了一個民族自身的生活需要，同時也滿足了一個民族審美的美感需要，不必是純藝術品，也可以是純藝術品：

它們多是正面的、健康的東西，必具相當的認識價值和教育價值。

本集編選的瑰寶，首先是「物質」的，屬於物質文化的一部分，至於屬於精神文化的產品，必有其「物化」的表現形式。

在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那裡，在我們貢獻出來的瑰寶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看到：

「物質帶著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馬、恩《神聖家族》，全集卷二頁163。）



